



槐树街

■付令

偶然读到作家秋野老师关于故乡的文字。蓦然间,我就想起了槐树街。

槐树街是秋野老师生活和事业的起点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,他在这里上山下乡,参军转业,又历经千辛万苦回到家乡报考电视台的主持人职位,开始文学创作……在离开槐树街前,他甚至没有想过,这意味着什么。直到敲锣打鼓的欢送队伍把他们送到火车站,车轮转动那一刻,他的眼泪就决了堤。他还记得,那日清早的槐树街竹器店,青竹被火烤得噼里啪啦。

秋野老师成为当地“一线”明星的时候,我们正在这座小城读大学。来的时候,槐树街已没有了传说的各种手工艺店铺。木屋瓦房、三合土路、昏暗的路灯,是城里最不起眼的200米小街,远不及周遭大路大楼般显赫。但这条街,还是先后留下至少五个同学的足迹。

北京董姓同学,时常爱问十万个为什么,人送外号“董大妈”。他可不愿意被小城禁锢步伐。在槐树街发现有售二八大杠自行车后,从此成为追风男孩,大街小巷有了他潇洒的身影。老阮来自广东,并不追捧热门搞摇滚,而是在槐树街拜师学二胡,丰富了业余生活。本地工作的同学阿丹自然来过槐树街。阿丹学习刻苦,又热爱音乐。除了端庄大气的秋野老师,阿丹很欣赏一位极具亲和力的李姓美女主持人,还上她的节目点过歌。

我则初显吃货本色,在槐树街口发现麻辣豆花牛肉火锅。叫上老钟一同享用,结果他却吃得心不在焉。忽然间他眼里有了光,我回头一看,是附近团圆的年轻花旦来店借火……

时光如白驹过隙。这么多年过去了,“董大妈”还是风一样的男子,业余生活保持着神秘。老阮成了某机场老总,事业有成、家庭幸福。老钟属于懂事早的人,结婚生子一步不落。也见到了许久不见的阿丹,他已是单位的技术“大拿”,空管指挥的一把好手。我问阿丹,可曾记得李主持,她去哪儿了?老同学说,应该退休了吧?菜市场买菜遇到。我说,她还亲自买菜啊。老同学说,那可不行!

大学四年太匆匆,来不及珍惜,却已告别。梦里的槐树街,略显落伍的街道混杂着泥土和故乡气息、生活的酸甜苦辣,以及蠢蠢欲动的青春。人来了,人走了,槐花开了又谢了。而这一切,都闭合在了槐树街的时间书页里。

■陈丽

我想打一件毛衣,这想法由来已久。而这,还要从我六岁那年说起。

庄上大奶奶给小叔介绍了个对象,我们叫她兰姨。兰姨用红毛线给我织了一套衣服,衣服是圆翻领,前襟有两个口袋,口袋上还长了耳朵,裤子呈小喇叭状。最惊喜的是,兰姨还给打了一顶同色的带有两根长辫子的帽子!帽子、衣服、裤子还都镶上了金黄色线的木耳边!妈妈说,胖胖的我,穿上后一身喜气,就像年画上的娃娃。可是兰姨最终还是没能成为我的小婶子,我不知道哪个娃娃有幸成为她的福娃娃。那套红毛衣小得不能再穿时,在我万般不舍中被送给了堂妹。

我上五年级时,小姑谈对象了,是个当兵的,又高又帅,既嘴甜又勤快,小姑心底里欢喜得不行。订婚礼金小姑没肯要,只象征性地跟对方要了两斤毛线、一身衣服的布料。毛线的颜色小姑选了咖啡色,她说新人新思想,这色儿洋气!小姑让兵哥哥给他绷线,她一声不吭闷头绕线,兵哥哥一言不发随着节奏转动手臂让线绕得更流畅。我偷看到了小姑时不

打毛衣

时瞄过去的眼神,还有兵哥哥嘴角掩不住的笑意。

晚上我写作业时,小姑就坐在一旁安静地打毛衣。

“小姑,这毛衣咋这么大咧?莫不是给姑父织的吧?”

“嘘——”

“我早就猜到了,还咖啡色洋气,上次让姑父绷线时,你那眼睛就量好尺寸了吧?”

我明知故问,不依不饶地继续打趣,小姑又羞涩又得意地笑了,以答应帮我织条围巾收买了我不不要到处宣扬。

大学时也有同学打毛衣,打给自己,打给青涩的爱。我很想尝试,但又陀螺一样穿行于各个社团组织,自是没有耐心完成那浩大的工程。后来就业、成家一直忙,动手打一件毛衣的念头几乎消失不见了。

直到那天,我散步时无意间经过那家“亚梅织吧”。

夹在一众门面中间的“亚梅织吧”,像个老实孩子,从店招到内外设计,简单而又质朴。透过玻璃门可以看到十几个女人散坐在三十多平方米的空间里,沙发上、躺椅上、条凳

上,随意而慵懒的坐姿,温柔平和的神色,忙而不乱的一双双。岁月,似乎在这里放慢了脚步。店里墙上挂满了样衣,都是小孩子的。淡淡红淡淡蓝淡淡黄,让你一下子联想到小孩子那淡粉色的脸蛋,再加上可爱的样式,光看看就不由得心动手痒了。

亚梅是店主,也是打毛衣的师傅。大家聚集在这里,探讨花式、交流心得,谁有不会的地方,她可以随时手把手地教。她们边打毛衣,边轻声细语地交流着家庭的琐事——可爱的孩子、市场的菜价,每个人脸上都写着慈爱、娴静和从容,那是经过岁月洗礼过的成色。

那些尘封的记忆一下子就来了。我想起兰姨会说话的眼睛,想起小姑羞涩的柔情,想起兵哥哥嘴角的笑意,我想,那陪伴我风雨一路走来的张先生,绝对值得我的开篇之作!少年夫妻老来伴呀!给自己也来一件,整个情侣衫也傲娇浪漫一下!

“师傅,这米灰色的羊绒线,先给我来一盒!”我说。

“闲静闺房晴日昼,弯弯曲曲钩花格。”寒冬唯爱能破。来吧,打件毛衣吧,给你爱的人!



冬季 (视觉中国)

冬天也可以播种

■刘代领

周末大雪使这个冬天显得格外清冷。望着窗外纷纷扬扬的雪花,我突然想,不如出去走走吧。

在离家不远处的一个广场上,我发现有不少人呐。有的人仰着头,迎着纷飞的雪花欢呼雀跃,有的人在拍雪景,有的人在奔跑……欢声笑语响彻整个广场,看来这场雪给人们带来了不少美好的心情。

不远处,一个五六岁的女孩问她妈妈:“妈妈,下雪了,我是不是可以种雪人儿了?”“是堆雪人儿,怎么是种雪人儿呢?冬天哪能播种呢?”“我希望在这块地上种上许许多多的雪人儿。”小女孩说,“冬天难道就不可以播种了吗?”“冬天可以播种什么啊?”“梦啊。”冬天也可以播种的!一时,我被

小女孩富有诗意的话语所感动。是啊,谁能说冬天不可以播种呢?

冬天也可以播种,播种快乐。看那几个五六岁的孩子在雪地上奔跑着、呼啸着,打雪仗,脸上洋溢着快乐,朵朵童心之花灿烂开放。难道快乐的种子不是在他们的心里开了花吗?即便是冬天,也可以在心田播下快乐的种子,生活难道不是愉快的吗?

冬天也可以播种,播种幸福。看那一家人在雪地上拍照,笑容灿烂,一家人其乐融融,留住美好,定格幸福。难道幸福的种子不是在他们的心里生根发芽?即便是在冬天,只要有爱,只要有情,幸福不也是令人难忘的吗?

冬天也可以播种,播种爱情。看那对年轻男女,男的在雪地上写下“I LOVE YOU”,并大声朗读着,女的脸红红的。男的说:“我要追你!”

女的在雪地上奔跑:“让你追不着。”男的紧紧追赶着女的大喊:“我一定要追上你!”谁能说爱情的种子不在他们心里播种上了?

冬天也可以播种,播种希望。“冬天来了,春天还会远吗?”诗人的诗句使我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那些枝柯擎举向天空的树木,它们在冰雪中没有绝望,耐住寒冷,翘首以待地在春天的田野上站成一道美丽的风景。信念的种子已在它们中间深植!

冬天并非不可播种的季节,冬天也可以播种。播种快乐,就会收获一份好的心情;播种幸福,就会收获一份美好的生活;播种爱情,就会收获一份美好的情感;播种希望,就会收获一份喜悦……你,在冬天播种什么呢?